



電影可以反映現實，電影的力量足以療癒受傷的心靈。台灣導演王育麟，總是不溫不火地直面當下紛擾的世道，像熬一鍋老火湯一樣，以電影語言敘述平凡的經歷，既殘酷地撕開假象，又以溫柔的鏡頭帶來絲絲暖意。無論是三年前製作的《父後七日》，還是明年開拍的新作品，他始終如一地訴說着他最關心的人事物。

因着早前舉辦的「獨立監製工作坊2」活動，王育麟難得來港，記者藉機與他聊聊其拍攝心路與體悟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攝：彭子文

王育麟

現實主義者

關心現實

問：明年初要開拍新電影？

答：這是台灣一個真實的故事，講一個商業女強人最後因為活不下去想自殺。你知道南非沙漠有種動物叫狐獴，站起來非常小，牠因為這樣而得到救贖。這個女強人很聰明、很會賺錢，但在家庭、感情上卻很空洞、很受限制，所以你會看到她從非洲的小動物裡，發現即使自己得到再多，也比不上一隻小動物。

問：故事從哪裡聽來？

答：她把這些寫成一本書，叫做《遇見狐獴學會愛》，算是她一個小小的自傳，講她怎麼從狐獴身上得到啟發，也算療癒系電影。之前的《父後七日》也是療癒系電影，也是一個真實的故事，那是我們的編劇因為父親過世了寫下一些散文，我們就拍成電影。

問：你好像挺喜歡現實的題材。

答：好像是吧，哈哈，我蠻關心現實。

問：台灣最近發生很多事情。

答：我覺得蠻有意思，全球大概有十六億華人，台灣跟香港、內地、新加坡這些華人很多的地方不同，有一個特別的體制，在華人世界裡，台灣是個樣板或是示範。電影工作者必須要關心現實，從這個基礎上做出來的東西、說出來的話，以內地語言來說就是「接地氣」，這才有力量。即使是武俠小說、科幻電影，我還是覺得要從土地上長出來，即使是馬奎斯寫的魔幻寫實小說，他也說是從自己家後院一位媽媽在曬床單，然後床單飛起來了，在這裡開始寫出他的小說，一切都是基於基礎的，魔幻寫實也是在現實的基礎裡寫出來。

問：你覺得台灣電影工作者有足夠關心現實嗎？

答：這要看個人哩，有些人還是比較關心自己的感受，個別導演的傾向不同，幸好台灣沒有很多限制，劇本啊、審查啊，你要做甚麼都可以，所以從電影更能看出創作者的特質、本性、內涵。我希望台灣的電影可以表達不同的想法，大家不要當它是洪水猛獸，官方不要在思想上做一些監控，如今香港和內地都面臨着這些問題，台灣表面上沒有這些問題，反而是人們自己做了一些限制。

導演美夢

問：是自我審查嗎？

答：有些是商業上的決定。這是07、08年台灣電影開始活躍起來後，比以前的電影來得與觀眾接近，也比較在乎市場的反應。現在台灣電影的多樣性比較豐富，以前很長時間偏向於藝術性，現在比較百花齊放，片量也比較高，跟香港、內地的狀況不太一樣。有十來年台灣電影幾乎完蛋了，台灣每年製作的電影不超過十部，當年票房也只有百分之零點



■王育麟關心社會現實，鏡頭也對準當今社會的各種有趣現象。 彭子文攝



■《父後七日》風靡台灣，也在多個電影節取得獎項。



■以《父後七日》同樣的班底，王育麟在2012年又推出《龍飛鳳舞》。



■新作將改編溫芳玲的《遇見狐獴學會愛》，預計明年開拍。

幾，不到百分之一，那時很多人都改行或不做了，所以我們經歷過這種谷底，現在台灣電影工作者的態度變得比較認清現實，十多年前這麼多的藝術電影並沒有培養觀眾的品味或觀影水平，所以並沒有說台灣以前都只有藝術電影，觀眾就會特別看得懂藝術電影。我看過太多次電影院出來的人，大罵「又被騙了，都看不懂」，因而逐漸沒有人再進電影院看電影。

現在的台灣電影，一是片量增加，二是不同的片型都有，當然每個電影工作者都要面臨其限制、挑戰，不管在影展還是在票房上，這或多或少會影響他未來的拍攝，最完美的想像當然是叫好叫座，票房好之餘在很多影展也能受到好評，這大概是每個導演的美夢。

問：這很難吧？

答：是啊，這也是電影圈最折磨人、最有挑戰性、最有趣的事情，如果那麼簡單的話，也不那麼好玩了。我也是朝這個方向走，希望電影是言之有物、叫好叫座、同時在藝術上，至少在台灣票房上是OK的，因為現在的投資人或電影金主也開始慢慢行了、開始知道甚麼電影會有甚麼樣的風險。

電影低潮

問：所以你覺得以前台灣電影圈的風氣是不健康的？

答：對，95、96年時，因為WTO以荷里活電影為主，那時片量開放，完全不保護本地的電影，本地片子一下子就被打翻了。荷里活電影確實太強了。WTO對本地電影的保護，在很多地方也有做，如果不做的話，全世界的電影大概都抵不過荷里活電影。

問：電影業從活躍到谷底，如今又再蓬勃起來，這也是你工作的階段嗎？

答：對，從95到07年，行內很多人都改行了，他們或離開台灣，或做廣告、電視製作等，現在活躍起來對年輕一輩來說還蠻鼓舞的。

問：在那個低潮期裡，你都在幹甚麼？

答：其實那時候，唉，我沒有做這個行業，我離開了大概六、七年（01-06年），那時偶爾去做一些紀錄片或廣告電影，幾乎要放棄了。即使現在，這始終是有風險的一個行業，你看（數了數），台灣如今一年大概有三十多部國片在電影院上映，平均一個月兩三部的話，當中能夠賺錢的只有百分之二十，所以它是風險頗大的一個行業。我覺得現在的台灣電影工作者要比以前有活力、務實一點，不再那麼天真。之前好天真哦，這種天真恐怕也是台灣人的特質。

不再天真

問：最近社會上發生的事會影響你的創作嗎？

答：一定會的，這個說起來好複雜。我們希望能夠多保留台灣的文化、政治特色，而不是急於與大家黏成一團。以香港為例，以前很有特色，如今這種特色慢慢消失了。我們不能只看着前面，為了錢犧牲很多我們的文化、藝術，這是很可怕的事，所造成的後果也蠻嚴重。長遠來看，台灣對香港對內地來說是好的借鑑和參考，一下子這些特色消失了，對全球華人來說也是一個遺憾。

三月四月以來，台灣有很多公民運動，他們爭取的就是公平、正義及背後的自由精神和文化想像，這是很珍貴的價值。如果不理會，很多東西就會慢慢消失，我在這方面還蠻有自覺的。

問：未來會做更多監製的工作？

答：對，之前都是自己做製片、編導，之後會有一些年輕的導演進來，公司製作的電影就不只是我來導演，會有其他人做，我們希望在產量及取材方向上都更多元，公司可以有活力、更有產量一點，因為現在年輕一輩的導演很多都很優秀。其實十多年前有香港的製片人跑到台灣，希望找台灣的製片人合作，但他們發現沒有，台灣幹這一行的人很多都想做導演，這是台灣的天真，可能因為以前那幾個導演的光芒太過耀眼了。相對來說，香港不會這樣，香港的製片人、美術指導、編劇、導演都分佈得蠻好的，不像台灣有一段時間所有人都想當導演，那也是蠻變態的發展。



■1977年，爾冬陞因主演《三少爺的劍》走紅。

可見集體編導之難。今天，我們當然要問：武俠片還可以怎樣拍？對徐克來說，可能真的邁向合成影像，到最後真人和動畫的界線愈來愈模糊，甚至以虛實合一為最高境界。由此，造型愈接近動漫的演員

會愈適合出演這種新武俠片，傳聞將由謝霆鋒做謝曉峯，不單是名字相近，還有外形上的考慮。

《三少爺的劍》的結局人所共知是燕十三使出死亡之招第十五劍，但此招一出必成人間災難及引頸自戕，謝曉峯亦因見識了此招而要自刎拇指終身不再使劍。2014的3D版，會否強調此強招成災的透徹反省呢？

新戲上場

文：笑笑

《雷諾亞的繆斯》 光影作畫

法國導演治爾布都（Gilles Bourdos）的名字大家可能不熟悉，但光影詩人李屏賓的名字，相信大部分電影愛好者的都曾聽過，甚至看過他的作品。治爾布都與李屏賓合作的最新作品《雷諾亞的繆斯》（Renoir）最近現身康城影展，入圍「一種關注」單元，電影下周於港上畫。

李屏賓的鏡頭依然美得驚人，全片在沒有後期調光、只捕捉現場光的情況下，光影與色彩的結合，如同畫家筆下的油畫一樣，完整呈現印度派畫風的詩意溫潤。李屏賓在接受台灣媒體訪問時，便說，「這是一部很特別的影片，是一部沒有修修補補的原創攝影作品。這也是法國最後一部底片調光的電影，我們還去找了退休的底片調光師，到一家老片場調整畫面濃度、氛圍的光。」

這是關於雷諾亞父子遇見「繆斯」後，生命受到感染、啟發，促成日後不朽名聲的真實故事。繆斯，是希臘神話中主司藝術與科學的女神的總稱。電影裡，模特兒安黛對雷諾亞父子而言，如同繆斯般存在。正因為她的到來，年老的印象派大師雷諾亞如獲甘泉，竟源源不絕綻放創作力量，在特製的輪椅上，將畫筆纏在變形的手上，畫下動人的篇章。而返家休養的兒子尚，亦不由自主地愛上安黛，纏綿的愛情滋養了他的藝術生命，後來他更成為法國的電影大師。安黛就像主司藝術的繆斯女神，以其青春嬌柔、肢體美態，溫潤藝術家靈魂，催化出悠悠劍意。

《雷諾亞的繆斯》畫面優雅脫俗，與李屏賓擅於捕捉光影變化不無關係。譬如，電影其中一場戲是一群女僕抬着雷諾亞上山，突然一道光照在山脊上連成一條金色的線；另一幕雷諾亞穿過走廊走到陽台推窗的一鏡到底鏡頭，都是攝影師李屏賓的巧思。

電影除了呈現雷諾亞父子與安黛邂逅互動的情形外，年屆九十的大畫家雷諾亞的心境、作畫、筆觸、神態，彷彿也被定格，光線般的繪畫方式、色彩鮮豔奪目的構圖，均一一呈現。事實上雷諾亞晚年生活悲慘，被病魔纏繞的他生活起居也要女僕幫忙，妻子離世後他的心境更封閉，兒子尚又恨父親的自私自利，直到遇上前來擔任模特兒的安黛。雷諾亞被喻為一代藝術大師，然而他的三個兒子都不願活在其影子下，紛紛奔向電影。與尚相戀的安黛雖然走向幕前，卻在電影的流變中，被人遺忘。與其說電影刻畫雷諾亞父子的藝術生命，更不如說是讓世人重溫安黛的嬌柔與魅力。



視事追擊

文：洪嘉

你好嗎，死神君

死亡，大抵是日本文化裡的一個母題。不論是《死亡預告》、《死亡筆記》還是《自殺島》，抑或是種種漂流至異次元的求生故事（如《漂流教室》、《逃出伊甸園》等），死亡都是主要的描述對象。有死，便有了生。生存的探討，也就愈發地深刻。

死神這一角色，在日本文化裡也就有了許多的面貌。像《死神的精確度》裡那個喜歡聽音樂抽離的死神，或是《死神君》裡熱心介入人類生活的死神君。

誕生於上世紀80年代的《死神君》，透過編號413的新人死神一句台詞：「恭喜你，我來迎接你了。」帶出積極生存的意義。那個年代，是日本經濟騰飛的年代，有許多人都認為目前的中國經濟狀況就如當年的日本一樣，高速發展，人人都富起來。可是在這股經濟騰飛的熱潮中，總有被認為是「失敗者」的一群，在高速的經濟增值中被拋離。

上星期的第五集有這樣一個故事，得知自己即將要死的老人開心要與老妻分享，想來想去，都想不到還有甚麼遺憾事未完成——後來想起了久未見面的孫子，於是引發一連串的事情。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，那些遺憾總是被隱藏於不易察覺的角落。

故事最終當然圓滿結束。原作者遠藤幸一把413刻畫成熱心的、過度關心人類的死神，並由始至終都介入即將離世的人們的生活。伊阪幸太郎的小說《死神的精確度》裡，那個死神也像413般對人類充滿好奇，並暗暗觀察人類死亡前最後的時光，不同的是，伊阪筆下的死神並不介入，只是抽離地觀察。

對於日本人來說，不論是抽離的觀望，還是近距離介入，死亡與生存——都是不容易的課題，並且，是永恒的討論。在《死神君》上一集的故事裡，老妻最後找來了孫子，並且讓孫子與老伯下最後一盤棋，讓老伯能夠含笑而終，然而，美滿的結局背後，終有殘酷的存在，而這種殘酷，並不一定是人能夠承受的。於是，最後時刻來臨前，怎樣才算好好地活過？這已是哲學的問題了。

劇集中的死神與監督他的工作的監死官，也同樣有死亡的來臨，那是永遠的消亡，沒有去處，沒有存在，沒有痕跡。死神要怎樣才算好好地「活」過？親愛的死神君413，你又知道嗎？



銀幕短打

文：朗天

強招成災三少爺

爾冬陞重拍《三少爺的劍》，據說今年會成事，新版本（當然）會是3D，只要你曉得這其實是徐克多年的拍攝計劃。

《三少爺的劍》是古龍名著，劍神謝曉峯、劍聖燕十三、阿吉、竹葉青、第十四劍、第十五劍……都是俠迷耳熟能詳的名稱。香港麗的年代有萬梓良、徐少強的電視版，網絡上還有梁天獨白的主題曲，十分經典。電影版則由楚原執導，七十年代中後期，擔任男主角演三少爺的正是爾冬陞本人！

第一次聽說重拍《三少爺的劍》已是十多年前，出品公司是星皓。當時男主角已敲定是哥哥張國榮，女主角則盛傳由剛憑《臥虎藏龍》走紅

的章子怡擔綱。新版的慕容秋荻（被謝曉峯始亂終棄，卻為他誕下一子的情人，應該就是章子怡飾演的角色）情節上會比原著的挑撥武林高手被圍攻的謝曉峯更進一步，索性帶頭血洗神劍山莊，逼歸隱的謝曉峯現身。十多年後，看3D版的故事簡介，這出位情節依然保留。桃花依舊，人面全非，《三少爺的劍》重上製作日程，張國榮卻已逝世多年，章子怡亦憑着宮二，超越玉嬌龍，成為真正的武俠女神，念及難免唏噓。

一部電影由籌備至成事，幾乎歷經整個世代，